

燃烧的季节

胡存英 王人斌 著

《矿山英雄谱》

I 25

<659>

1025147

燃烧的年华

胡存英 王人斌 著



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



22194805

(苏)新登字第 010 号

责任编辑:王德福

燃烧的年华

胡存英 王人斌 著

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徐州教育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7.875 字数 169 千字

1991 年 12 月第一版 1991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

ISBN 7-81021-604-X

G·117

定价:3.60 元

目 录

爆破专家荣际凯	1—118
诚招天下客	119—131
车过矿区	132—139
试吞煤矸石	140—145
煤机二杰	146—155
从大屯走向大世界	156—163
纵马驰骋天地宽	164—171
铜山有个曹光建	172—180
建平散发光和热	181—190
兖州俊杰肖怀玉	191—198
无穷乐趣是拼搏	199—203
新义记事	204—211
便衣警花	212—246

爆破专家荣际凯

采访絮语

1986年金秋的一天，中国矿大一位教师向我建议说：“记者同志，你怎么不去采访一下我们学校的荣际凯呢？”

当时，我对荣际凯这名字还很生疏，便笑着反问：“周老师，我为什么一定要采访荣际凯呢？”

“这人可能干啦！”

“怎么能干的？”

“呀！你是采访我啦？”

“如果你不反对的话……”

周老师侃侃而谈。她说，荣际凯这个人，小学、速中、大学加起来只上了六年半，可他成了著名的控制爆破专家，这不有材料可挖吗？

她说，荣际凯有点像爱迪生。他既是发明家，又是企业家，你不感到，中国的爱迪生宣传的太少了吗？

她说，过去当劳模的，都是工人、农民，知识分子有几个？可荣际凯是全国煤炭系统劳模，这够不够成为新闻？

她说，荣际凯为人刚直、豪爽、讲义气、乐于助人。他做的好事很多，很多。这还不该表扬？

她说，荣际凯命运多舛，九死一生，曲折离奇，大有可谈性

.....

我问：“你能谈详细点吗？”

“不能。”周老师直率地说，“我是道听途说，知道的不过一鳞半爪。”

“这人有多大年纪了？”

“噢，今年 52 岁了。”

“人过半百了。”

“他可精神了，比年轻人还旺盛，他在前面走，后面几个小伙子得一溜小跑才能撵上。”她挺神气地说：“他通武术，会气功.....”

“他什么模样？”我问。

周老师眯起眼想了一会，反问我：“你见过爱因斯坦的照片吗？”

我说：“在报纸杂志上看过。”

“他呀，猛一看就像爱因斯坦！”她又补充说：“比起爱因斯坦老年的照片来，荣际凯要显得年轻一些.....”

“最后一个问题，他的爱情生活有无浪漫情节？”

“也许有吧，你自己去问。”

感谢周老师提供的线索，使我认识了荣际凯，并开始了对他连续不断的采访。

我原来的计划是请他在寒假里抽出三五天时间，详细谈谈他的经历。但是，他太忙了。不但寒假要加班，春节的第二天他就因公出差了。以后，我只好见缝插针，跟踪采访。我带着录音机，趁他出差的机会，在列车上谈，在旅馆里谈，在饭桌上谈。他紧张工作时，我便从旁观察，或找别人谈他。就这样，

我终于有了数十盒采访录音，并承付平同志热情帮助，翻成了文字。

我在荣际凯身上，看到了人生的种种风险，也领悟到了人在风险面前，应有怎样的心态、力量和气质；透过这位高级工程师半个世纪传奇般的经历，我也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，在政治风云变幻中，饱尝的酸甜苦辣咸……

三年后的春天，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函告中国矿业大学：经国家人事部批准，荣际凯为“1988年度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”，并同意给他晋升两级工资。

这是荣际凯前半生获得的最高荣誉了。

当这一消息在位于徐州南郊风景区的矿大校园传开时，万名师生为之精神一振。他们不仅是为荣际凯庆贺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好像也看到了自己的前途，望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未来。虽然他们也知道，具有数十年历史的这座高等学府，迄今只有他一人获此殊荣，将来也不会多，但他们还是兴奋不已……

一 镖师的后代

荣际凯的祖上，就是一些敢冒风险的人物，那特有的禀赋，一代代遗传下来。要认识今天的控制爆破专家荣际凯，就不能不追溯一下他有浓厚传奇色彩的家世……

清朝时期，德州大营镇腰缠万贯的财主，要算那些精明而奸诈的皮货商了。他们风尘仆仆，往来于“丝绸之路”上。但他们不得不求助于镖局。在德州一带，荣家镖师是赫赫有名的。当年荣老镖师膝下有五个儿子，学的都是少林派武功，个个身

材魁梧，武艺高强。他们使用刀、剑、九节鞭及棍子。长短武器交替使用，又配合默契，常使强盗们闻风丧胆。老四比较愣，三拳两脚就打死一个强盗，结果被抓起来关在监狱病死了。

荣氏兄弟成了维吾尔族人的常客。他们那伟岸的男子汉身躯，豪爽侠义的性格，超群的少林功夫，赢得多少维吾尔族姑娘的喜爱。最后老三娶了个维吾尔族媳妇，这便是荣际凯的曾祖母。过去，不少人因为不了解荣际凯的身世，曾把他的特殊脸型当做不解之谜。他也轻易不说。在黑白颠倒的十年里，就有人根据他的脸型推断：“荣际凯是苏修派来的特务！”真叫他哭笑不得。

荣际凯小时候，父亲曾多次给他摆过家谱。说荣家祖籍山西洪洞县，那里人口稠密，明朝皇帝为了开发不毛之地，便“划圈为房，指人为妻”，选派五千童男童女，像网一样撒开去。荣氏祖先分散到山东肥城、河北枣强、江苏无锡等三地，称为三大支，是一个祖先。后来又有一部分迁到东北黑龙江去了。荣际凯的祖辈们是河北枣强县荣吕卷村的一支。全村一个姓，开始一户，现已延续到三百多户了。

孩提时代的荣际凯，就常常望着夜空中不停眨眼的星星在遐想：新疆在哪里？洪洞县有多大？东北有多远？他都想跑去看看。他想象里的中国无边无际……

荣际凯的父亲，是个高个子，大块头，身体特别粗壮有力，也有一些功夫。但他已不做专门的保镖了。他十几岁在天津学开汽车，从此一生做驾驶员兼保镖。他的师傅，是中国第一辆进口轿车的驾驶员。当时的轿车名叫座车，前面有个大鼻子，上面有个“小房子”，很大的轱轮，译名雪佛兰。他父亲师兄弟六人，满师后三个留在天津，三个去北京。他父亲就到了北

京。因为他父亲开车技术高明，被奉系军阀头目张作霖选中了，后来，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，他父亲就找到同村同姓的荣臻。此人手臂过膝，耳朵特别大，有文化，也有武功，是张作霖的参谋长。因为是本家爷们，荣臻就收他当了驾驶员。当时荣臻在北京有座很大的别墅，原是张学良的公馆，就在中南海的外面。

荣际凯的父亲每日在那里进进出出。

也许因为是给大头目开车并保镖，也许因为自己节俭，荣际凯的父亲是积累了一笔钱的。他回到荣吕卷村，自己盖了五间房，又给他叔叔盖了三间。虽然没有前呼后拥，但总让大多数贫苦农民望尘莫及，也算光宗耀祖了。

有了新房就张罗成亲。离荣吕卷村七里远而名叫史里乡的一个姓史的农家姑娘，成了荣际凯的母亲。这位老实善良的农村妇女，共有姊妹四个。她是老大，老二是童养媳，老三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军官，至今不知下落，老四先是童养媳，后来叛变包办婚姻，走进了八路军的行列。

1934年6月3日，荣际凯呱呱坠地，那地方是北京东城区一个独家小院。

县志册，已翻过本日，翻泰南将查，来出了些和案前全的共人里家，郑我作五，且集

二 第二次失学

市册 1945年8月，日本宣布投降了，人们跳跃欢呼。

荣际凯在乱哄哄的德州火车站，还是讨饭为生。忽然，有个中年妇女走到他跟前，端详了一阵，说：“小孩，来，我看看你的手。”荣际凯想不起来她是谁了，可有些面熟，便把两手伸了过去。

那妇女不看别的，专看他两只手腕上边刺的字。一边刺着“荣”，一边刺着“际凯”，刺字的地方，皮肤已变成青紫色。这是母亲临死时请人给他刺的，怕身后无人照管他，跑丢了儿子。刺的时候，先用笔写上，然后用针扎，扎出血来也不擦，让皮肤连墨加血一块吸进去，当时也没发炎。字原来写得很细，一刺，笔画就粗了。

那妇女看了看，惊喜地问：“你是小小吗？”
“是的。”荣际凯答道，这是他的乳名。
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荣际凯摇摇头。

“我就是你姑姑！”说着，她失声痛哭，把侄儿搂在怀里。因为，自荣际凯丢失后，爷爷就像疯了一样，总以为找不到了，想不到在这里碰上，真是万幸。
“我奶奶在哪？”荣际凯哭着问。
“她……饿死了。”姑姑又抹一把眼泪。她拉着侄儿的手，当时就去找爷爷。在爷爷那里住了两三个月，就到济南去找爸爸了。

就在日本人投降前夕，荣际凯的父亲和其他工人，从日本人开的金矿集体逃了出来，在济南落脚。日本投降后，他还是给人开车。双手一直离不开驾驶盘，成年累月，在外奔波，家里一点也顾不上。看这情形，姑姑就给荣际凯介绍了一个继母。这个继母是农村姑娘，名叫冬梅，她的哥哥是枣强县平原游击队第三支队队长，叫翟观琦。

举行婚礼的时候，荣际凯的父亲还在外面开车。姑姑就代替哥哥拜堂，算是成亲了。姑姑也把嫂子带到济南，荣际凯就有了家。那年，荣际凯12岁，想上学，继母答应了。荣际凯在

北京时，读过一年级、二年级，后来就要饭去了。那是第一次失学。这时济南有个职工子弟学校，荣际凯就上三年级。教室紧张，三四年级学生挤在一起，上课时，老师先给低年级讲，讲了课文布置作业，让他们做；然后再给高年级讲。就像听二重唱一样，荣际凯耳朵里，一会这，一会那。上得稀里糊涂，也不知学了些什么。

但不久，荣际凯就习惯了。他上的是三年级，因为聪明，一听就懂，就有点不满足了。正好，老师又讲四年级的，他便支起耳朵听，有的懂，有的不懂，但都有一种新鲜感。他的思维就像跳舞一样，兴奋、新奇。但思想也会开小差，他想念一起讨过饭的小波姐姐，要是能跟她坐在一块学习多好啊……

但这样的学习生活，只维持了几个月，荣际凯就上不下去了。原因很简单，他父亲失业了，老了，无力负担这个家庭的温饱。荣际凯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，必须替父亲分担忧愁。

他第二次失学了，才 12 岁半。

三 做了童工

12 岁半的孩子能干什么呢？父亲给他找了一项苦差事：小石工。荣际凯必须从山上背下大石块，再砸成小石块，码上方，一方给他二斤小米。这笨重的体力活，差点把荣际凯压垮了，但他性格倔强，一声不吭，怕父亲心疼。

继母想靠磨面挣钱。可小毛驴的吃食成了大难题。继母是个很有主意的人，她把丈夫已给人的两个女儿要了回来，加上荣际凯，就有了三个割草的。她给三个孩子规定了任务，严厉地说：“割不来草，就别想吃饭！”荣际凯又当上了小小“割草

工”。

割草要上山，既远又险。一天，他们正割着，窜来一只绿眼睛的狼，直瞪着他们。两个妹妹吓得叫起来，浑身发抖。荣际凯赶紧操起扁担，准备跟狼搏斗。那狼瞪了他们一会，没敢下口，转身就跑了。兄妹三人抱成一团，还是后怕。惊魂未定，天又下起暴雨，石头被打得山响，三人全成了落汤鸡……他们一家就这样艰难地生活。

1948年初，听说老家解放了，荣际凯就从济南去祖父的村里。这时，爷爷在家乡土改时，给全家每人分了三亩半地，其中就有荣际凯的一份。但父亲开惯了车，不愿在家种田，就对继母说：“我还是开车，上北京！”第二年初，又把荣际凯带去了。

荣际凯还想上学，就考干部学校、师范学校，但过去学的太少，几次都名落孙山。干脆去北京当学徒吧！经人介绍他进了北京新街口徐东山汽车修理厂。徐东山是老掌柜的名字，山东人，从小干木匠，抗日前办起汽车修理厂，眼下老掌柜已告老还乡了，这厂由他徒弟孙德山接任老板。孙德山12岁学徒，车、钳、锻、铆、焊、木无一不精。他已当了十几年老板。这时，北京风声很紧，就要解放了，毛泽东、朱德要进北京了。当老板的心里打怵，收徒弟时，拜师也不那么隆重，荣际凯就跟师父、师母磕三个头，签个合同就行了。合同规定：学徒期间，师父管吃不管穿，每年只给春秋换的衣服，算是工作服；伤、病、死亡，也都与师父无关。徒弟自愿在这里学三年零一节。这节，不是指24个节气。而是论五月节或八月节。比如，你是八月节去的，到了第三年的八月节，就是三年。再学到五月初五，就是零一节，出师了。

荣际凯去的时候，个头很小，说话也侏，师父和师兄就叫他“小侏子”、“小崽子”。他前头有 29 个师兄，荣际凯排行 30。最大的师兄有 40 岁了，而他才 14 岁。

虽说学的是修理汽车，但头一去，照例要拉半年风箱。头两天，师父让他见习，告诉他，啥时该拉，啥时不该拉，火拉猛了不行，太弱了也不行。荣际凯到底走南闯北一番，脑子灵，眼色活，很少挨师父打，但有个小师兄，却把荣际凯打了……

四 师徒恩怨

荣际凯的这个小师兄，是师父的亲戚，这人很别扭。凡是小徒弟，没有他不打的。此人姓王，好尿炕，被子尿得又湿又臊气，加上那个尿盆，难闻死了。每天，他都叫师弟给他晒被子，倒尿盆。小徒弟给师兄、师叔倒尿盆，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。荣际凯也不敢违反，轮到他时，他就老老实实做。那姓王的小师兄对荣际凯倒也客气。谁知有一天，荣际凯把这事忘了，这小师兄就冲过来，气哼哼地说：“你这小侏子，敢不给我晒被子！”说着就一拳，接着又是一巴掌，打得荣际凯挺厉害。

但荣际凯没有还手，却挖苦说：“你不能不尿炕吗？”

“你他妈的管不着！”

“那我就给你晒！”

小王师兄更火了，拽着荣际凯就摔，想把他扳倒在地。没想到，荣际凯被扔出二米远，又稳稳地站住了。这小师兄便扑上来，又想将荣际凯弄倒。谁知荣际凯学过摔跤，学过武功，怎么也打不倒他，自己反倒摔了个跟头。小师兄起来，又摔荣际凯，荣际凯忍无可忍，便使个绊子，小师兄扑通一声倒了，这才

知道了荣际凯的厉害，从此不敢再惹事。这事迅速传开了，原来欺侮荣际凯的另外两个小师兄，也都不敢再动手了。

但吃饭时，荣际凯还是吃亏。这里有个规矩：小师弟要给师兄盛饭。开饭时，师兄排成大长条，由 27、28、29、30 号四个小师弟负责打饭，这个吃完了，那个再添一碗，你都得盛。等师兄们都吃饱了，剩下什么他们就吃什么，挨饿的事常有。平时主食是窝窝头、棒渣粥，菜很少。过年过节时，师父犒劳，请徒弟吃顿大米饭，或包饺子、烧肉，但荣际凯吃到的只是残饭剩菜。谁叫他是最小的一个徒弟呢。

荣际凯拉了半年风箱之后，厂里又来了一个学徒的，荣际凯升为小师兄了，风箱也不拉了，就去打锤，打了半年，吃的多了，身体也壮了。八磅重的大锤，一只手能连续打 100 下。打个小银头、打把小钳子的，都难不住荣际凯了。干了一个多月“红炉工”，师父又调他摇大轮。那是一个很大的皮带轮，用来带动车床的，一个人摇不动，要两个人一齐用力。摇了半年，又让荣际凯去学车工。车工学会了，又派他学电焊、气焊、锡焊，最后才教他钣金工、修理汽车、开汽车。

这紧张而又繁重的体力劳动，对十三四岁的少年荣际凯来讲，实在是超负荷。累极了的时候，他就同师兄们一起骂师父狠心。但荣际凯转念一想：孙德山对他的儿子小嘎子，为啥也这么训练呢？当然，他不挨打。可他也是从拉风箱干起来的呀？也许，孙德山是真心实意地教他的徒弟。荣际凯干了两年多，师父宣布他满师的时候，他终于清楚地看到，汽车修理工的全套活，他不但熟悉，而且样样会干，简直是个“万能工”了。再拍拍自己的胸脯，肌肉也发达了，手臂也粗壮有力了。想想这些，他对师父又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感激之情。

五 第四组联会主席

北京和平解放了。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深刻意义，荣际凯虽然没有全部理解，但他高兴、快乐。他听人说，当学徒的从此不再挨打受骂了，天地要翻个了。

1949年9月底，北京西四区铁业工会接到一项任务——焊接天安门广场旗杆。过几天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宣布成立了。天安门广场上，就要升起五星红旗。荣际凯和他的师兄、师弟、师父都参加了，日夜忙碌起来。那旗杆用空心铁管焊成，上细下粗，30米左右。接着又运到天安门广场，把它竖起来。

10月1日上午，荣际凯作为一个产业工人走在天安门广场的庆祝队伍中，尽情地欢呼跳跃。“我们工人有力量……”、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……”他和师兄师弟们唱了一遍又一遍，唱哑了嗓子也不觉累。他逢人便说：“瞧，那旗杆是我们铁业工人焊的！”五星红旗哗哗作响，像对着游行队伍欢唱、鼓掌。

荣际凯看到了传说中的伟人：毛泽东、朱德、刘少奇、周恩来……他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，向游行队伍招手致意。荣际凯和师兄师弟们一起，振臂高呼“万岁！万万岁！”

他自豪、兴奋，脸红朴朴的，有少年的单纯，也有工人当家做主人的神圣感。回到厂里，他和师兄师弟们还是不断地唱歌，是抒发被压抑的情感，也是唱给孙德山听，像示威，像警告：你师父以后不能再欺侮工人了！

不久，就有一位名叫刘艳的女共产党员，来到这一带组织

工会。上面叫铁业工会，下面叫组联会。她选中了荣际凯，认为他敢讲话，稍有文化，就让他担任第四组联会主席。会员都是附近四个厂——汽车修理厂、铁工厂、五金厂、电料厂的工人。荣际凯当年只有15岁，算是北京市最年轻的工会干部了。

新街口的一所中学，晚上就变成了职工业余学校，工会要求会员都去听课。荣际凯渴望学习，又是组联会主席，每晚都准时到校。刘艳讲马列主义，讲社会主义，讲工人为什么受剥削。大概讲得太抽象了，太深奥了，没过几天，第四组联会的会员，就只剩下包括荣际凯在内的三个人了，荣际凯也听不很懂，但他坚持听，又好提问，懂了一点浅显的道理。

有一天上课，荣际凯问：“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？”刘艳回答说：“社会主义就是人人有饭吃，人人有工干。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……”

“穿什么？吃什么？”荣际凯问得越发具体了。

“穿球鞋……”

哗——课堂活跃了。不是讥笑老师讲的不对，而是一阵惊喜。荣际凯觉着，能穿球鞋那就是了不起了。他望望脚上的黑布鞋，顿时觉得太寒酸、太难看了。

“到了共产主义，”刘艳看到听课的人被吸引住了，自己也来了好情绪，她眉飞色舞地说：“那时候就更好了，想吃面包，有；想吃肉，有；想戴手表，有……一句话，你想要的东西，都有，共产主义都会给你的……”

荣际凯听着，对刘艳油然而生敬意。

六 死里逃生

刚解放的北京，汽油特别紧张。尽管汽车不多，仍有一些因为缺油而闲在那里。汽车修理厂老板孙德山，最先得到这个消息，他就琢磨，有没有代替汽油的东西。

他在自己设计的洗澡塘子跟前转来转去。烧水的木材发出哗哗剥剥的声音，熊熊的火焰和腾腾的蒸汽在他脑海里冲撞，交错。忽然，他脑海里的火焰变成蒸汽，蒸汽推动了火车，……要把燃烧的火焰，强有力的蒸汽，运用到汽车上，送到汽车发动机里不也可以推动汽车吗？

孙德山发明了“劈柴炉子”，安装在汽车上，用它代替汽油。木头、木炭并不缺。这发明一下就传开了。汽车修理厂生意兴隆。工人们日夜加班，两天就生产一个。人民币像水一样往孙德山腰里淌。

荣际凯虽然不能公开称赞孙德山，但他心里还是觉得：师父了不起！

1950年3月的一天。荣际凯蹲在汽车横梁上打眼，这是安装“劈柴炉子”的一道工序。有个师兄一过，把正用的电线踢断了。荣际凯起来，将远处的电闸刀拉下来，又回到原处接线。他肩上扛着一个铁件，手指捏着裸露的铜丝。突然，他左手猛地一麻，接着两腿抽筋，扑通倒在地上。380伏的强烈电流，突然袭击了他……

别人看去，他已经死了。

但他没有“全死”。在刹那间，他的大脑极为活跃。思维像舞蹈的脚尖一样，快速地跳来跳去。他感到完了。到底谁合的